

**火熱生命——簡述 1937 年至 1949 年
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孕育、成立和演化的一段歷史**

劉國偉/總幹事

引言

按組織存在的時間長短來說，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簡稱學聯會)只有短短不足六年，在中國基督教會史中，只算是一個小段落。然而，這段歷史卻記下了中國教會史中非常獨特的一面。除了因為在學生群體中的大復興，並迅速蔓延的火勢，學聯會事工也反映出一個以本土同工為主導，青年學生自主承擔使命的運動面貌，並帶給華人教會深遠的影響。基於此，筆者嘗試由中日戰爭正式爆發作起點，記述青年學生流徙西南的歷史背景，然後交待學聯會由孕育、成立以至演化的過程，並以三位主力同工離開大陸為終點。

由於研究時間及篇幅所限，筆者沒有處理共產黨滲透學聯會的部份。在學聯會事工最高峰時，共產黨的滲透對學聯會的運作影響不大，卻對解放前夕和新中國成立後，學聯會所面臨的困局及最終逐漸瓦解，有著極大關連。至於學聯會在新中國建國後所面對的種種轉變、甚至逼害，亦曾收集了若干零碎的史料和報導，卻已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故亦沒有涉及。

筆者嘗試在結語部份，提出個人觀點，試圖從中思考這段歷史帶給我們的啟發和反省。

青年學生流離西南省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侵華戰爭正式爆發，日軍向幅員廣大的中國加速進佔。同年十二月，日軍攻陷南京，在不足一年之間，整個華東落入日軍的勢力範圍。國民政府遷往陪都重慶，以「空間換取時間」作為長期抗戰的戰

略。¹ 抗戰期間，政局動盪、經濟崩潰、人民流離，神州大地被分割為淪陷區與大後方。戰爭帶來嚴重的經濟建設的破壞，也因為戰事帶來直接間接的傷亡，造就幾許人間慘劇。

國民政府西遷，除了國家的政、經部門遷移外，也帶動了社會上不少機關、團體遷徙，包括大量從淪陷區逃難的民眾。據學者指出，在逃難者當中，以青年學生所佔人數最多。部份青年期望到後方報國、部份為繼續學業而隨學校遷移。² 據趙君影³ 回憶，其時華北及沿海等地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都離家奔命，投身西南各省份。此時，國民政府也應時在後方設立大學，盡量錄取失學青年，並提供免學費、食宿費及雜費的大學學額。故此，許多在沿海省份本因家境所限，無緣入讀大學的青年，如今卻能取得入讀國立大學的機會。⁴

當時在西南一帶的著名大學學府包括昆明的西南聯大，陪都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重慶近郊北碚的復旦大學，成都華西壩的華西大學，燕京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等。這批青年學子雖然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溫飽也總算有著落，但生活仍是非常艱苦。一方面因大多與家人分離，通訊阻隔，即使本來家境較佳的，接濟也告中斷；事實上，戰時物資嚴重缺乏，物價飛漲，一般民眾都處於一種顛沛流離的狀況。⁵

1. 嚴靜文，《中國現代史綱》（香港：波文書局，1975），頁 214。

2.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1988），頁 176。

3. 趙君影(1906-1996)湖北漢川人，為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主要創辦人兼總幹事。下文再作較詳細介紹。

4.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台北：中華歸主協會，1981），頁 15。

5. 趙君影如此形容：「飯畢所用過的筷子不帶一滴油水」。同前註。

趙君影用「靈性的真空」來形容當時的青年學生。大量逃難青年在遠離父母及家鄉的情況下，要為自己作出人生大小抉擇，實在面臨非常考驗。趙君影認為在相對平穩的日子，尤其是基本生活條件得到滿足的時候，人們不感到屬靈的需要，即使有感動想皈依基督教，也往往遭家人阻撓。如今遠離家人，對信仰的選擇有更大空間，而生活困苦，戰爭與死亡近在身邊，前景暗淡不明，都為青年人的心靈作好了接受福音的準備。⁶

趙君影與十字軍

面對青年學生的心靈需要，趙君影是當時奮起迎向的一個重要人物。一九三一年，趙君影立志獻身。⁷ 大學畢業後，趙君影先後擔任過中學教席及自由傳道，⁸ 於一九三五年，開始投身「全時間」復興佈道的事奉，⁹ 並曾先後停留上海、香港、昆明、貴陽等地。¹⁰

趙君影由一般性的復興佈道工作，轉移集中在學生群體中推動培靈奮興工

6. 同上。

7. 該年，趙君影參加了上海伯特利佈道團計志文牧師在江蘇淮陰主領的一連串聚會，他在最後一晚的聚會中悔改並立志獻身，時年二十五。見趙君影，《我的宗教經驗》(台北：中華歸主協會，1982)，頁3。

8. 趙君影先在東北一間中學任教職一段短時間，然後在江蘇一帶進行巡迴佈道，過著憑信心傳道的生活。見 Philip S. Leung,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 IN MODERN CHINA Calvin Chao and the ‘Chinese For Christ’ Movement,” *Jian Dao* 17(Jan. 2002) : 131.

9.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8-11。

10. 一九三三年，趙君影在江蘇鎮江勵實中學任教職。婚後，開始全時間傳道工作，先於揚州內地會擔任傳道工作，常面對生活貧窮的考驗。後來局勢日益緊張，趙離開華東。見于力工：《夜盡天明——于力工看中國福音震撼》(Berkeley：作者自印，1999)，頁202-206。

作，可算是時代的催促，更是上帝的作為。中日戰爭正式爆發後，趙君影在貴陽富水路開設教會。不少從淪陷區逃亡而來的知識份子來到其教會聚會，亦因為他的信息吸引，不少大學生亦來參加。¹¹ 隨著青年學生流徙至西南省份日多，學生工作的機會亦與日增長。

一九三八年冬，趙君影抵昆明，馬上到西南聯大向學生傳福音，並遇上同時在昆明開展學生工作的內地會同工孔保羅牧師夫婦(Paul & Maida Contento)。趙君影回憶說，這是他首次大量向青年人傳福音。¹² 一九三八至四五年間，政府對大學的管制相對放寬，大學校園可自由傳播福音，借用大學禮堂來舉行佈道會，或大學課室來進行主日學等聚會，是尋常不過的事。不單青年學生踴躍信主，甚至連教授及其家眷亦多有歸信基督。¹³

趙君影雖然沒有正式受全時間神學訓練，但因為他具有大學畢業水平，又曾苦研英文屬靈書籍，就建設起他自己的神學，在大學生當中，成為一位甚有感染力的佈道家。他最典型的三篇講章：「我為什麼信上帝？」、「基督教的宇宙觀」、「基督教的人生觀」，都甚見果效。¹⁴ 歸信主的同學懷著火熱的心，在校園自行籌組團契，在學校裡舉行崇拜、查組班、祈禱會及傳福音活動等，一片火熱、興旺的景象。¹⁵

11. 同上，頁 209。

12. 趙君影漸露頭角，其中一次重要事件包括在湖南向全湖南的縣長證道，並帶領時湖南省教育廳朱經農廳長歸主。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 16。

13. 同上。

14. 每次講道過後，都有幾十位，甚至兩、三百位青年舉手，走到台前跪下，認罪悔改。同前註。

15. 趙君影作為主要的見證人，他所提供資料的準確性及可信性甚高，而來自當時有份目睹的其他同工的見證，特別是 1943 年以後的發展，均有與趙相近，甚至相同的描述。他們包括于力工、艾得理、陳終道、滕近輝、查大衛、邊雲波等。

趙君影由一般的培靈奮興和牧養教會工作，逐漸轉向學生工作，固然是他體察時勢，辨識上帝帶領的結果，其實亦是大量學生信主及他們生命火熱的良性互動下，使趙君影愈來愈專注學生工作。

在這裡有必要提及于力工。于力工於一九三一年經歷重生，翌年蒙召全職傳道。一九四二年在建道畢業後，於翌年接受趙君影之邀請，¹⁶ 成為「十字軍」¹⁷ 同工。自此，于力工成為趙君影在推展學生事工之重要伙伴。¹⁸

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國佈道十字軍(Chinese National Evangelical Crusade)正式成立。事緣當時由中國回美的內地會西教士 Dunvan McRobert，向美國西雅圖基督徒商人傳達「華人自傳」的異象，著力建立中國傳道人向中國人傳教之宣教策略，由外國基督徒負責經費，中國傳道人則專職在國內拓展事工。他們邀請趙君影當總幹事。¹⁹ 對於戰時經費短缺，包括不少差會受歐洲戰事拖累，對中國工場之支持日漸收縮，十字軍對趙君影在大後方推展學生事工，有其關鍵性的貢獻；而不少西教士在戰局惡化後，無奈離開中國，傳教人手奇缺，於適時落實「華人自傳」的宣教策略，有效對應時勢。十字軍的事工擴展迅速，在貴陽設立辦事處後，亦在湖南展開工作。他們在大後方舉辦奮興會、佈道會，也在湘西沅陵各中學展開聚會。

16. 于力工，一九二零年生於山東，父母皆是熱心事主的基督徒。少年時經歷山東大復興，於一九三五年夏初，當趙君影在江蘇六合領會時，與其初遇，時年十五歲。一九三八年一月，與父兄離鄉南下，後輾轉在香港伯特利聖經學院、上海中華神學院、廣西梧州建道神學院修習神學，一九四二年畢業。參于力工：《夜盡天明》，第一部及第二部，頁 47-176。

17. 趙君影是十字軍負責人，將於本文稍後介紹十字軍。

18. 趙君影評論抗戰後期至復員期間，國內大學生福音事工有百分之六十由于力工所作。見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2。

19. 同上，頁 217-223。另見周如福：〈泰北異象之旅回響〉(2004/1120 10:55:38p.m.)，下載自〈<http://www.geocities.com/Heartland/Meadows/1868/today.html>〉。

趙君影總結此時期的學生工作時，認定以傳揚福音，造就靈性為目的，²⁰ 但他的進路與當時一般傳道人不同。他著重從知性入手，由宇宙觀、人生觀等知性探討，闡述基督教信仰；在理性層面外，他也強調憑信心接受基督救恩的必要。這種進路成為當時學生工作一種獨特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學生的靈性經驗：流淚、認罪、悔改、立志獻身等，又同時成為普遍現象，如火焰漫延。²¹

學聯會的誕生

一九四四年，趙君影為了籌組十字軍董事會，決定往重慶一趟，計劃邀請張治中、²² 尹任先、²³ 朱經農等要人出任，卻因車禍受重傷。在重慶養傷期間，除了順利籌組了董事會，也因較長時間逗留，有機會在當地講道及領會。趙君影在聖光小學講道，講早禱也講晚堂，吸引不少聽眾，包括重慶不少社會領袖和政府要員及家屬。趙君影親身體會到陪都作為政軍社經中心的獨特和重要地位，故決定將十字軍總部遷往重慶。而聚會帶來的復興，使趙君影在大後方被受關注，這都構成日後「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在重慶誕生的重要前因。

趙君影與賈玉銘在重慶主持之靈修學院，及原山東華北神學院達成三方合作。十字軍將總部設於靈修學院內，而靈修學院及山東華北神學院則合辦為靈修神學院，由賈玉銘任院長，趙君影及何賡詩(Martin Hopkins)任副院長。

20.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 17。

21. 同上，頁 17-18。另于力工亦有相近的觀察和結論，參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202-203 及頁 219。

22. 張治中為國民政府要員，軍中將軍，於抗戰期間信主。

23. 尹任先曾任河南省財政廳廳長，抗戰時期，調任中央花紗布管理局局長，常在家中舉行佈道及崇拜聚會，與西教士及教會中人有良好連繫。

同年夏天，趙君影、于力工於重慶北碚國立復旦大學舉行佈道會，反應熱烈，參加者一晚比一晚多，決志者眾，轟動了整個校園。在早禱聚會當中則有多位基督徒學生立志獻身傳道。²⁴ 悔改和復興的火焰漫延，也帶來不少生活行為方面感人的見證，學生不單是心靈上的信靠，而是有明顯的生命轉變。²⁵

同年冬天，趙君影、于力工於重慶沙坪壩²⁶ 中央大學和重慶大學的聯合校址舉辦三天佈道會。每晚佈道會約二千餘人參加，座無虛席，而每晚到台前認罪悔改、決志歸主者均約兩百人。期間之早禱會有幾百人參加，禱告氣氛非常熾熱，同學們流淚禱告，彼此認罪。沙坪壩佈道會在當時社會也引起關注，包括〈大公報〉和〈世界日報〉的報導。²⁷ 學生工作在甚短時間即遍及大後方各大專院校，以當時十字軍的人手，本屬無法顧及，乃學生自發自主的參與，成為迅速蔓延的動力。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字軍與靈修神學院假重慶南山舉行第一屆全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夏令會。於南山中學禮堂聚會，住宿於靈修神學院宿舍。來自西南及西北四十一間大學團契，共一百五十三人參加，另本地信徒亦熱烈參與。大會的主要信息由趙君影主講，賈玉銘主領查經，何賡詩主領專題，于力工負責早禱和領詩，特請

24. 陳終道即於早禱聚會獻身，並進入靈修神學院修讀。見陳終道：《遊子遲遲歸——陳終道牧師蒙恩見證》（香港：宣道，2000），頁 202-206。另包括張行松、師道弘，他們均成為日後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的同工。

25. 于力工見證寫道，有偷人衣服的（這在當時並非罕有事，也就見怪不怪。）向人認罪及歸還衣物；有曾經趁著人多，而用假船票混上渡江輪的，把錢交回小輪公司；以假證書蒙混過關成功申請入讀國立大學的，決定向校長自首等等。見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259-262。另見陳終道：《遊子遲遲歸》，頁 202-206。

26. 沙坪壩可說是當時的大學城，附近亦有多所中學，所以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學生匯聚點。這次聚會由中央大學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負責籌備工作。

27. 趙君影及于力工都有頗詳細地記載這聚會。

講員包括張治中、朱經農、尹任先等政府高層基督徒。²⁸ 而大會經費主要由美國西雅圖總會支持，亦有來自澳洲的捐款，事得以成。²⁹ 復興的火在大會中燃燒，趙君影以「幾乎全體奉獻，流淚哀禱，彌滿全堂」來形容聖靈在早禱會的工作，³⁰ 由他主講以「愛主」為題的聚會中，有十六人獻身作傳道。³¹

夏令會第四天，趙君影召集臨時大會，經與會者一番爭論，決定通過成立中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聯合會(Chinese 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由趙君影出任總幹事。于力工及內地會同工孔保羅夫婦均參與學聯會事工。此時大後方各院校分會的主日聚會有多至二百人，信主人數日增。³² 學聯會之聯絡網涉及二百間大學。³³

學聯會事工的演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結束，但由於國共兩大陣營並無和解跡象，局勢仍然不明朗。至年末，形成國共和談及談談打打的狀態。正當此時，學聯會事工繼續蓬勃擴展，而內地會也愈來愈注重學生工作，並借調多名西教

28. 不少學生遠道而來，例如西北大學基督徒團契主席滕近輝途經七天抵達會場，廣西大學團契一位陸姐妹則更用上 43 天，遠道出席。見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 19。又見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271-278。另見于力工：〈趙君影與抗戰期間的基督徒學生運動〉《傳》1996 年 7/8 月號，頁 22-24。另見陳終道：《遊子遲遲歸》，頁 77-79。又見劉智欽：〈學聯知多少——學生聯合會的福音事工〉《校園》1991 年 10 月號，頁 44-47。各人的記載雖然略有出入，但大體吻合。

29. 見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 19。又見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272。于力工在《夜盡天明》記述趙向總會請款二千美元，但他卻在另文記述是七千美元。見于力工：〈趙君影與抗戰期間的基督徒學生運動〉，頁 23。

30.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 19。

31. 其中一位獻身者為滕近輝。見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276。

32. 見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 19。

33. 見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277。

士參與學聯會事工，這是一個新的突破。³⁴ 而內地會同工艾得理(David Howard Adeney)³⁵ 應內地會總監督華福蘭(Bishop F. Houghton)之邀，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重回中國參與學生工作，並加入學聯會。當艾得理抵達重慶，即參與當地一個學生冬令營，親身經歷會場中充滿禱告、認罪、以神為樂的氣氛，興奮不已。³⁶

此時，從沿海一帶搬至西南的學校，正準備陸續遷回原址。學聯會在各校未正式復員前，決定在成都華西壩開佈道會，同行包括趙君影、于力工、張行松及艾得理。大會第一週安排趙君影向基督徒同學傳講聖潔生活，多人認罪，懇切禱告。第二週佈道會座無虛席，四晚聚會共有一百六十八位學生信主，獻身的人也不少。³⁷

一九四六年春，學聯會東遷。艾得理往北京工作三個月。趙君影則差派于力工先往南京。于力工成立了學聯會南京區，被趙君影任命為南京區主任。稍後趙君影、艾得理、張行松及師道弘等同工也抵南京，學聯會正式在南京設辦公室作為全國總部。至年中，南京區學生工作交艾得理負責，于力工被差往上海開拓新區。後學聯會在上海也設辦事處，趙君影奔走於南京及上海兩地，于力工則擔任上海區主任。學生工作在復員地區繼續蓬勃發展，並且因為信主學生由西南分散至全

34. 因實踐「華人自傳」策略的緣故，十字軍曾一度與不少西差會的關係緊張起來，當中也包括內地會。抗戰勝利之後，內地會積極拓展傳教空間，參與學聯會的事工，最高峰期共有九至十位內地會西教士作全時間學生福音工作。見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 1832-1953》(香港：建道，1998)，頁 115-116。

35. 艾得理(1911-1994)，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生，活躍於劍橋大學學生團契(ICCU)。一九三四年成為內地會宣教士來華宣教，一九四一年因戰事離開中國。後輾轉赴美國加入「校際基督徒團契」(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IVCF)投身學生工作。而艾得理始終以服侍中國為職使，大戰結束後，即重回中國。

36. 安達姬著，黃從真譯：《艾得理傳 全力以赴的一生》(台北：校園，1994)，頁 116-117。

37. 見安達姬著，黃從真譯：《艾得理傳》，頁 121-122。另見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283-287。

國不同地方，形成學生工作自然擴散的現象。後于力工再被差往武昌，開拓華中區，由楊紹唐接任上海區主任。³⁸

一九四七年七月，國共和談失敗，內戰全面爆發。全國各大學基督徒學生第二屆夏令會假南京中山陵烈士遺族學校舉行。是年約三百五十名學生出席。同時舉行學聯會第二次全國大會。³⁹是屆夏令會火熱依然，會中獻身的學生超過一百位。⁴⁰

隨著學生工作在全國各地興起，除中國同工外，學聯會其時有二十多位西教士擔任幹事，分佈全國各區。⁴¹同年八月，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IFES) 在波士頓正式成立，趙君影代表學聯會出席，中國加入為正式會員。⁴²稍後，趙君影兼任 IFES 遠東區幹事，包括指導菲律賓及日本的校園團契事工。⁴³

由一九四八年初開始，學聯會組織擴展至華中及華南。當年二月，學聯會華中區冬令會於武昌召開，七月假長沙舉行夏令會。年末，于力工被差往廣州開展學聯

38. 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295-327。

39. 由趙君影與艾得理為主要負責人，講員包括楊紹唐、賈玉銘、趙君影、華福蘭等。見安達姬著，黃從真譯：《艾得理傳》，頁 127-132。

40. 台灣校園團契第一位全職同工查大衛在會中獻身傳福音。見吳鯤生、藏玉芝、劉曼肅：〈潮流與點滴——校園團契三十年的故事〉，吳鯤生、藏玉芝、劉曼肅編：《薪火相傳》(台北：校園，1987) 頁 15。

41.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頁 66。

42. Douglas Johnson, ed., *A brief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London: IFES, 1964), 69-76, 83-85. 另見 Leung,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 IN MODERN CHINA," 135. 又見安達姬著，黃從真譯：《艾得理傳》，頁 127。

43. 同註 41。

會工作，出任華南區主任。⁴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趙君影從上海往香港開展事工，自此離開大陸，從未返回。⁴⁵

一九四九年一月，徐蚌會戰後國民政府軍節節敗退。二月，國民政府宣佈南遷廣州辦公。同年，學聯會舉行華南區第一次夏令會，工作甚見果效，其時擔任學聯會副總幹事的艾得理亦有南來了解。⁴⁶ 隨著共軍南下，于力工於七月離開大陸。同年十月，新中國成立，學聯會工作逐漸大受影響。艾得理是三位主要同工之中，最遲離開的一個。至翌年八月，艾得理與家人由上海起行，離開中國大陸。⁴⁷ 而學聯會作為一個機構，於一九五一年正式瓦解。

結語

學聯會這段歷史，引發筆者以下一些思考。

(一) 聖靈工作

從趙君影、艾得理及于力工，以及其他當代見證人的記述中，⁴⁸ 看見他們反覆認定，聖靈工作如何在學生群體中有力地彰顯。他們所看見的，不單是心靈懊悔、

44. 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330-337。

45. 于力工：《夜盡天明》，頁 335。另見劉智欽：〈學聯知多少〉，頁 47。

46. 同註 43。

47. 安達姬著，黃從真譯：《艾得理傳》，頁 145。

48. 除了文中提及的滕近輝、陳終道、查大衛等諸位，也曾經撰文提供文字記錄的，最少包括其時也有參與學生工作的內地會另一位主要同工賴恩融(Leslie T. Lyall)、及當時仍屬學生身份的王國顯，他們都見證學生事工的興旺。Leslie Lyall 所著 *God Reigns in China*，及王國顯所著《行過了死蔭的幽谷》裡面都有提及。

流淚禱告等情感表現，更是切實的彼此認罪、生命行爲更新轉化、熱切傳揚福音等具體行動，都成爲這群大學生被聖靈陶造、生命復興的有力明證。時代和局勢對年青學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心靈的空虛和饑渴叫人易於放下自己，轉向上帝，聖靈工作也就額外顯明，這是復興與火熱的其中一個重要誘因。反觀在安穩與豐裕的處境中，人們尋求上帝的逼切感相對淡薄，那種生命火熱的景象自然相去甚遠。

(二)簡單、明晰的事工方向

學聯會的事工方向簡單、明晰，主要聚焦於培靈、佈道，這是學聯會能於短時間內迅速擴展的其中一個關鍵。趙君影的基要神學路線，既與當時中國教會屬多數派的保守立場吻合(包括內地會的同工)，亦切合學生單純追求的心靈。而簡單及共同關注的議題，容易叫人走在一起。所以，學聯會能夠凝聚來自五湖四海的年青學生，專注於生命的追求與傳揚福音，而不會因內部有過大過多的分歧，而出現能量內耗。

(三)切合學生需要的信息

當代具備大學程度的傳道爲數不多，趙君影是其中的少數。他以知性作爲進路的講道，能在大學生群體中廣受歡迎，正因爲可以滿足知識份子理性尋問的需要。他同時亦是一個很有感染力的講員，往往觸動人的內心深處，不少聽道者都被他所動，甚至受感流淚。⁴⁹ 故此，我們可以確認，趙君影作爲其時整個學生工作的領導人物，他的講道風格和信息照顧到大學生們知性和感性的需要，也成爲學聯會的氣質特色。

49. 有關這一點，于力工、艾得理和陳終道都成爲目擊證人。趙君影認爲自己不屬於那種以戲劇性手法講道的講員，但他的兩位緊密同工艾得理及于力工對他的看法卻並非如此。

(四)本地同工主導

學聯會事工的孕育及成長，實有賴十字軍西雅圖總會在金錢上的支持，但中國十字軍卻享有事工發展的自主。這在當時部份中國教會仍然接受西差會的指導，甚至由西教士直接管理的情況下，反映出十字軍充份實踐「華人自傳」的策略。學聯會成立以後，由本國同工擔任領導，發展出具有中國教會復興特色的面貌；另一方面，又接受如內地會等西差會的人才支援，既保存了中國學生福音運動的主體性，亦保持著某程度外向連繫的性質，有助於學生事工本土化的發展，亦保存較寬廣視野的可能。

(五)興起時代工人

激勵學生獻身傳道，是學聯會培育學生的一個重要工作，這也是當代基要陣營教會的形態。運動的火熱與否，在於有沒有身體力行承擔使命的人。學聯會在那段國家磨難的日子，向年青學生發出生命的挑戰，一眾幹事同工也成為實踐傳福音使命的生命榜樣。我們看見上帝透過學聯會，興起了無數年青基督徒投身傳道職使，當中不乏在緊接的半個世紀中，對華人教會有莫大貢獻的時代工人。⁵⁰ 在獻身者當中，包括無數無名的傳道者，像邊雲波一樣遠走中國邊疆佈道，⁵¹ 更多在飽受逼迫的情況下，在新中國見證福音的大能，在極其危難的日子，仍然忠於所信的道。⁵²

回望這片歷史，看見火熱的生命在燃燒。

(全文完)

50. 包括前文及註釋中未提及的王醒魂、陳五福、羅東、焦源濂、唐佑之等。

51. 邊雲波：《懷念的心願》(台北：校園，1995)，頁 6-7。

52. 趙君影、艾得理、賴恩融、王國顯等都有頗詳細的描述。除前引書，另見艾得理著，中天及羅錫為譯：《祂必保守》(香港：學生福音團契，1975)。又見賴恩融著，王永信譯：《風雨中的教會》(台北：中信，1972)。

參考書目

- 趙君影。《漫談五十年來中國的教會與政治》。台北：中華歸主協會，1981。
- 趙君影。《我的宗教經驗》。台北：中華歸主協會，1982。
- 于力工。《夜盡天明——于力工看中國福音震撼》。Berkeley：作者自印，1999。
- 安達姬著，黃從真譯。《艾得理傳 全力以赴的一生》。台北：校園，1994。
- 艾得理著。中天及羅錫為譯。《祂必保守》。香港：學生福音團契，1975。
- 陳終道。《遊子遲遲歸——陳終道牧師蒙恩見證》。香港：宣道，2000。
-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1988。
- 梁家麟。《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香港：建道，1999。
- 吳鯤生、藏玉芝、劉曼肅編。《薪火相傳》。台北：校園，1987。
- 蔡錦圖。《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 1832-1953》。香港：建道，1998。
- 黃艷雲著。張玫珊譯。《內地會出中國記》。香港：海外基督使團，2003。
- 滕近輝。《時代的挑戰》。香港：宣道，1975。
- 滕近輝。《事奉的人生》。香港：宣道，1982。
- 邊雲波。《懷念的心願》。台北：校園，1995。
- 王國顯。《行過了死蔭的幽谷》。香港：晨星書屋，1974。
- 賴恩融著。王永信譯。《風雨中的教會》。台北：中信，1972。
- 歐伊文著。司徒焯正編譯。張有德，台雅各合譯。《東亞教會大復興》。洛杉磯：中國佈道會，1981。
- 嚴靜文。《中國現代史綱》。香港：波文書局，1975。
- 林榮洪。《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香港：中神，1982。
- Johnson, Douglas, ed. *A brief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London：IFES, 1964.

- 于力工。〈趙君影與抗戰期間的基督徒學生運動〉。《傳》1996年7/8月號，頁22-24。
- 劉智欽。〈學聯知多少——學生聯合會的福音事工〉。《校園》1991年10月號，頁44-47。
- 查大衛。〈記念我的恩人趙君影牧師〉。《傳》1996年7/8月號，頁26-27。
- 陳終道。〈我的心路歷程〉。《校園》1993年6月號，頁30-32。
- 陳終道。〈最難忘的報佳音〉。《校園》1993年8月號，頁26-27。
- 胡振國。〈記最早的政校團契〉。《校園》1995年12月號，頁56-56。
- 林憲意。〈憶王明道先生〉。《校園》1991年12月號，頁48-49。
- Leung, Philip S.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 IN MODERN CHINA Calvin Chao and the 'Chinese For Christ' Movement." *Jian Dao* 17(Jan. 2002).
- 周如福。〈泰北異象之旅回響〉。2004/11/20 10:55:38p.m.。下載自〈<http://www.geocities.com/Heartland/Meadows/1868/today.html>〉。